

第四十八

凡十八年

起辛巳唐德宗真

元十七年盡戊戌

唐憲宗元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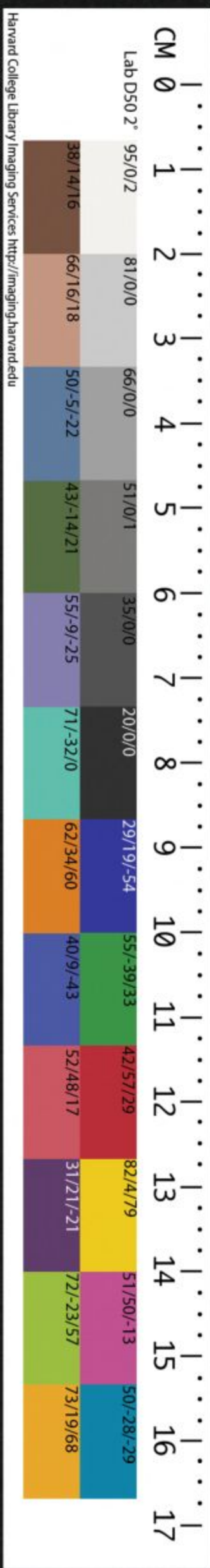
年

49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資治通鑑綱目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Blank page with a vertical blue strip on the left edge)

朔方見漢
武帝元朔
一省曰比
三利切及
必也

巳辛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起辛巳唐德宗貞元十七年
盡戊戌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凡十八

十七年夏五月朔日食○以高固為朔方節度

使朔方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疾亟謂僚佐曰朔

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

時李朝宋以神策軍戍定平馮智舒曰定平本漢定安

縣地名唐初析置定平縣屬邠州後屬寧州宋屬邠州

元省之故城在慶陽府寧州南六十里上遣高品薛盈

珍齋詔詣寧州曰集覽高品宦官名也有內侍殿頭內

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三省曰唐內侍省有高品

壯軍勢以朝宋為使南金副之何如諸將皆奉詔都虞

候史經言於衆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軍上

曰李公欲納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經

夜造南金欲奉以爲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

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豈無他將諸軍不願朝宋為帥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鬼之六十三卷一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庚辛印

詞火迴切

告也

成德節度使見周安

王十五年

常山

吐蕃見唐

太宗貞觀

八年

南康見晉

安帝義熙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閉門不納。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母殺人，母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追還朝案制書，復遣盈珍往，詔軍情盈珍遂以上旨命固，固知軍事，固宿將，以寬厚得眾。前使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以其子士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初，吐蕃又陷麟州，敕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三省曰：雅州，即秦嚴道縣地。後魏立蒙山郡，唐立雅州。按郡國志：漢源縣有離山，準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也。州以此為名。舊志：雅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及昆明城。

冬十月，以韋臯為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書法：德宗為韓滉、韋臯多予辭，故備書之。

午壬

十八年春正月，吐蕃救維州，韋臯擊敗之，獲其

將吐蕃遣其大相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

大半集覽莽熱，大相之名也。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三月，以齊總為**

衢州刺史，不行。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奉得進，三年總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擢為衢州刺史，給

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不肯書讀，所謂糾駁也。亦謂之塗歸，唐人語也。曰：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改。

以解衆疑，詔遂留中。上召孟容獎之，書法不行矣。其書何嘉從義也。總以刻剝取寵，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上召獎焉。書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嘉王諒議，高弘本正牙奏事，三省曰：嘉王運代宗之子，詔議參軍正五品上，掌計謀議事。唐東內以舍元殿為正牙，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自理逋債逋，欠也。詔

自今毋得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書之



壬午

玃音加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禘禘見漢

卓陶音羔
堯古作咎
絲各平聲
音羔絲音

未癸

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發明正牙奏事。唐室之令典也。高弘本自理。逋負黜之足矣。德宗於忠賢棄猶土梗。何愛一弘本而為之。改易朝章。蓋其私隱之心。特借是而發。故網目但書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而不言所因。則見其出於本心。蓋亦春秋推見至隱之法也。嘗觀我太宗皇帝朝。京畿民年暉詣登聞。訴家牧失瑕。豚太宗御筆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臣曰。似此細事。亦訴于朕。覽之大可笑也。然四方枉塞之事。達朕聽者。豈有不留意乎。我太宗豈以一民無知之故。而遂為之廢登聞。哉。德宗乖僻。烏足以語此。其視我太宗帝王之度。豈不萬萬相遠哉。書法德宗。批政多矣。前書詔六軍與百姓訟。府縣母得答辱。此書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皆失言也。具文而貶義。見矣。

十九年春三月。以杜佑同平章事。遷獻懿二

祖於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請遷二祖。每禘禘。正太
鼻陶為理。唐以為李氏得姓之始。故追尊為德明皇帝。
涼武昭王。高祖之七世祖。建國於瓜沙。李氏由是而

出是而

兇。故尊為
興聖皇帝
以李實為京兆尹
實為政暴戾。上愛信之。實
期而效。士大夫畏之。側目。書法唐之策。未有書以為京
兆尹者。於是始書書李實惡暴也。唐書以為京兆尹始
此。自是書京兆尹者。皆李實。許孟容。柳公
棹。韓愈。薛元賞。韋澳。王徽。惟李實為譏焉。
夏六月。以

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

益盛。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齊抗罷。罷為太子賓

冬十月。崔損卒。十二月。以高郢鄭珣同平章事。

杖監察御史崔遠流崖州。建中初。敕京城繫囚。季終委

省。曰。冤。濫。冤。枉。屈。也。濫。淫。刑。也。近歲比軍移牒而已。官
官勢橫。御史不敢復入比軍。按囚。但移文比司。牒取繫
囚姓名。及事因。應故事而已。不問其有無冤濫。遠遇下
嚴察。下吏欲陷之。引入右神策軍。軍使奏之。上怒。杖遠
四十。流崖州。發明御史風憲之職。為天子耳目。自非清
流不在茲選。況以按囚而入比軍。既有舊制。未為大惡。

崖州見漢
武帝元鼎
四年珠崖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三

而德宗怒之如此者蓋其與官人為一少觸其重則急不容遏是以至此極耳書杖監察御史流崖州其惡甚矣士大夫尚立其朝乎書法書譏也崔遠不諳近例公罪也擢為御史寄以耳目而杖之而流之甚矣德宗心性常與宦官為一不自知貶韓愈為陽山令李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木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謫嘲之徒歌曰謫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陽山令馮智舒曰陽山漢之縣名屬桂陽郡東漢省入滄州晉復置屬始興郡梁屬陽山郡隋屬熙平郡唐屬連州元屬桂陽州本朝初因之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此孤死兔悲之意也是時崔遠既以察官杖流則君子可以見幾而作矣況韓愈亦為監察御史自可乞身而退既不能然遂以言事坐貶夫御史言事之職也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愈既無負於言矣則夫致為臣而去歸隱立園亦何不可之有陽山之行不必往可也綱目書貶韓愈而不書其御

淮音匡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史之

史之官其亦為賢者諱乎其亦惜其去之不早乎不然以言振職非失職也書法坐請寬賦也前書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愈猶以此獲罪聚斂之心累之也直書譏之

甲申

二十年春正月以任迪簡為天德軍防禦使

德防禦使李景略集覽天德軍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閒置乾元後徙也永濟柵故大同城地案輿地要覽今大通路豐州秦為上郡之北境漢為五原郡地後魏置永豐鎮隋置豐州州西北八十里有西受降城天德軍治於此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醢進迪簡恐行酒者獲罪疆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又景略卒遂欲奉以吐蕃贊普死弟嗣秋八月以盧從史為昭義節度使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三省曰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來希皓之忠純如此而其後不復見

昭義節度 見周赧王 五十三 黨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

三省曰出
伍曰出傳
言之中而

伍讀曰丕

王叔文死

友視膳問安

咸康六年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於史必盧從史畏偏而去之也中使不可希皓固辭兵
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從史請且勾當
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
舞踏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范氏曰藩鎮不順未
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
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
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
以與人失其所以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
此九月太子有疾初翰林待詔王任善書王叔文善書
許自言讀書知治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
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
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
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
幸與任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
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
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
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
莫有知其端者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

之教

春秋詳見
孟子告子
上篇

太子者左右前後必皆正人然而猶或不能成德德宗
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乎蓋疑賢者
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亦不思而已矣胡氏曰
正故終歸於邪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
一言兼取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叔文誠讀
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乃以弈秋小數待詔供奉
也集覽孟子曰齊之為數小數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注小數小技也通國皆謂之善弈蓋王叔文並以某
待詔故胡氏云然唐百官志玄宗初置翰林院延文章
天下有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翰林待
詔後又選文李之士號曰翰林供奉柳宗元劉禹錫以
是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發明太子有疾
未有書而此書之若至尊然者何哉太子國儲副君宗
社所繫是時德宗享壽已六十有三其可慮一也太子
久在東宮年亦四十有二忽爾瘖疾其可慮二也自九
月得疾經冬涉春略無所區畫其可慮三也廣陵王為
太子之子英睿夙成年已二十有八不能早定其可慮
四也夫以天下重器大命所在上而一人次而太子又
次而皇孫極矣唐朝當此危疑之際悉皆付之不問遂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至一旦變出倉卒。人寶神器。幾失所託。故綱目於此畏之甚。謹之甚。特筆起義。蓋欲使後人於宗社大計。早有所定。毋至如德宗之謬。此固書法之深意也。書法太子疾不書。此其書何危之也。於是上春秋高。太子瘖疾。非小憂也。而未聞有處焉。是故間有事不書。即書帝崩。所以甚危之也。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歲順宗 帝求貞元八年傳禪。雖不

崩。太子即位。考證。太子當

非得已也。春正月。崩。太子即位。太子當

誦即位。正月朔。王親戚入賀。太子獨

以疾不能來。上涕。悲歎。由是得疾。凡二

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卒召翰林學

士鄭絪。衛次公等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

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

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

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

粗安。明日即位。是為順宗。時順宗以風疾失音。宦官李

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惟中可其奏。王任

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任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

乙酉

世史正綱

書正月丙

申以後順

宗永貞元

年三省日

音因力疾

集覽力疾

出勉力帶

病而力帶

叔文等出

事而力帶

趙李之事

三十七年

李斯趙高

矯遺詔

也。待也。音

也。待也。音

也。待也。音

也。待也。音

下外

初無知者。范氏曰。昔成王將崩。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

太子在內。太保特出而迎之。以顯於衆。然則占之立君

者。惟恐衆之不覩。而事之不顯也。蓋天子者。天下之共

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共之。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

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

其即位也。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以禮正其終。顧命

之書。所以為萬世法也。其將沒也。以禮正其終。顧命

有天下為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

疑。以終事為諱。以後事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

其禮者。德宗將沒。不能屬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既立。二

十餘年。而宦者猶有它議。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幾有趙李之事。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為永鑒哉。胡氏曰。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瘖。逮今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建為太孫。使攝聽斷。則神器有託矣。而貪有其位。吝于子孫。眷戀遲留。不肯早決。唐之不亂。亦云幸矣。范氏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

曹州見漢景帝中六年濟陰

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措刻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二者。其所從來漸矣。書法賀善贊曰。德宗初政清明。有可紀者。自任楊炎。盧杞。遂致大亂。要其終身大病。則有二焉。事姑息也。任閹宦也。好聚斂也。綱目書陳仙奇殺劉玄佐。李納。田緒卒。劉士寧。程懷直。透元洪奏。貶盧從史。節度皆譏事姑息也。書實王神策志。貞觀察宦者宮帑。榮義中尉崔遠杖流。皆譏寵閹宦也。書括商一。書增稅。再書置庫。再兩稅間架。陌錢茶稅。凡三書。始若初皆譏好聚斂也。性復猜忌。用賢不終。然書李藩秘書齊總不行。又其天理之未盡晦者。綱目亦不隱焉。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和。李師古發兵屯曹州。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

道於

二省曰曹州汴州凡域志曹州西至滑州一百二十里汴州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三里三州之界蓋大牙相入
通州見唐肅宗上元年

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集覽。翦伐荆棘。夷平道塗。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以詐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監賁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貶李實為通州長史。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任寢陋。吳語。集覽。寢陋。本傳。寢。漢書田蚡貌。侵。注。短小也。王伾杭州人。故吳語。陸機雅能吳語。吳兒聞之。皆起歸思。語林曰。真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噎也。杜甫詩。賀公惟吳語。法。謂賀知章上所藥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任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未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汲汲。勤急貌。禮記。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如狂。猶言清狂。杜甫詩。在位常清狂。注。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不狂如狂者。曰清狂。惘然自得。惘然。寬大貌。三省曰。助。

寢通作侵
詳見洪寢
侵二韻
遂七禾切
蚡房吻切
惘下報切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三省曰造
次急遽苟
且之時
頗僻音坡
不詳見
公也詳見
書洪範

鵠音雕

鵠胡骨切

鵠弋笑切

罷進奉

京師見周
顯王二十
五年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七

念貌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伊周管葛以伊尹周公管仲諸葛孔明互相比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發明既書韋執誼平章事又書王伾為常侍叔文為學士是皆一時之小人也順宗有賢德而所用之人若此亦由德宗頗僻使此徒久待東宮故一旦因而擢之耳沈是時順宗頗僻已屬疾此曹安得不恣行其志乎書之亦所以為戒也書大赦法翰林學士之設久矣於是始書書叔文伾譏也書罷進奉宮市五坊小兒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集覽五坊一鵠坊二鵠坊三鵠坊四鵠坊五鵠坊時開廐使押五坊以候時狩屏象駱駝皆養焉皆為暴橫以取人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歐之歐擊也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歐詈或時雷蛇一囊為貨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宮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書法進奉之敝極矣未有能罷之者於是首與宮市五坊小兒并罷之可謂知所先矣綱目書罷進奉三年憲宗元年以王伾為翰林學士○追陸贄陽城赴京

京

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謹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集覽移徙也謂得罪遠斥者遇赦則量徙近地追陸贄陽城赴京師追猶召也

鈞音雲

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徒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言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李栖筠事代宗以直聞韋臯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胡氏曰十年不赦美政也而德宗之不赦褊心也孔子惡似是而非者謂此類也書法未至卒何惜之也終綱目書未至卒二是一是年陸贄五代丙辰年柴克宏皆惜之也以

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

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雅素也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薄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范氏曰杜佑以舊相不取與小人共事以武元衡為左庶子多為御史而為之用其可賤也夫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八

三省曰江
南一吏耳
叔文本蘇
州司功故
云然見秦
廣陵二年

頌五感切

風馬牛不
相及詳見
春秋左傳
魯僖公四
年

全珣音荀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八

庶子元衡平一之孫也三省曰武平一武載德之子武
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
羣曰去歲李實沽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
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
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初上疾久不愈中外危懼思早
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
啓上召學士鄭絀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
英睿惡之網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
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
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棊廷齡所惡
留滯臺閣十年不遷三省曰杜黃裳自左朔方軍入為
侍御史十年不遷及其婿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
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
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三
朝謂肅代德也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
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
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

預他

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改之胡氏曰陸淳有
功於春秋馮智對曰陸淳字伯冲為春秋師事趙炎盡
傳二家之學官至太子侍讀門人以其能文聖人之書
通于後世私謚曰文通先生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
恃哉八司馬元和初劉禹錫程昇陳諫柳宗元韓泰韓
曄凌準韋執誼八人皆附王叔文而進者及叔文敗八
人皆貶為遠州司馬故云蓋窮經旨而不歸之理義則
經必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集覽左傳
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疏云馬逐上風
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口不相及喻事不相干也書費
誓篇馬牛其風俞文豹云牛馬見風則走牛善順風馬
喜逆風賈逵曰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太子所謂
講經何預他事亦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
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淳學不賈耽鄭珣瑜病不視
治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賈耽鄭珣瑜病不視
事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
直省以舊事告集覽省中當直之吏以故事告覆叔文
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報起迎三省曰慙報而面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九

赤也。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閤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二相謂賈耽。鄭珣相次歸。臥。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范氏曰。賈耽鄭珣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閒哉。發明前書韋執誼平章事。王伾叔文等為學士。則見羣小更進用事之失。又書杜佑為度支等使。叔文副之。則見杜佑甘與小人為伍之失。至是書耽珣瑜病不視事。則見屏退群小。將焉用彼。然而不肯與之同列。猶有畏義知恥之心。綱目書此。蓋亦予之之意也。書法特筆也。崔佑甫病不視事。不書。此其書何。以叔文也。故特書之。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

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內外

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三省曰。此與用杜佑掌利權。同一計數也。人益疑懼。書法行軍司馬嘗一書陸長源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叔文專也。欲專利權。則使杜佑為度支而已。為副欲專兵柄。

兵柄

則使希朝為節度。而泰為司馬。綱目特書之。所以著小人心也。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三省曰。日時猶云。日時時時也。約言之耳。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此院謂翰林李士院也。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

五日入翰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宣歙巡官羊士諤。叔文始懼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諤為汀州寧化尉。馮智舒曰。寧化縣名。本漢建州沙縣地。唐開元中置黃連縣。天寶初改為寧化縣。屬汀州。宋元仍舊。本朝

因之。改屬汀州府。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遂成仇怨。

韋臯表請太子監國。韋臯上表曰。陛下信。遂成仇怨。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東宮謂之春宮。又上太子。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墮紊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

亮陰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墮音灰。又杜臥切。墮也。落也。運切。素亡運切。

主廟中藏木切
石室也

無幾三省
作無幾言
多時也

橫海軍見
唐代宗廣
德元年滄
州

棠亦作常

渝州見周
顯王七年
巴郡
胸臆音渠
潤

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感表繼至，意與
順。以外制中則逆，以朝廷制方國則順。以方國制朝廷
則逆。方是之時，順宗久疾，群小用事，中外皇皇，莫知所
為。韋臯功名著遠，伸正議，既而諸鎮効之，邪黨為之
震懼，人心恃以無恐，未幾遂命太子監國，而宗祏鼎安。
其有功於唐室多矣。然而於勢為逆，於理為不順，不可
以為後法。故綱目不書其西川節度，止書韋臯。若在內
之臣子，然者所以為唐諱之也。其旨微矣。《書法》表請太
子監國多矣，不書據崔浩、張詠此其書何美臯也。於是
朝臣皆黨叔文，無能言者。臯以西川遠鎮，**王叔文以母
喪去位**。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
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
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
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
而盡誅不附己者。王任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
相。三省曰：杜佑時為首相，故請之總北軍，坐翰林中，疏
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任中風矣。遂與歸不出。書

前二五

孝法

出

《法》嘗書袁粲以母喪去職矣。嘉粲也。此其書叔文何幸
之也。曷為幸之。叔文不去，任不歸，太子之監國未必也。

終綱目書以母喪去二。末**橫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其
癸丑年表，粲是年王叔文。

子執恭為留**秋七月太子監國**。中外共疾叔文，黨與上
後，後賜名權。秋七月太子監國，亦惡之。俱文珍等屢請

以太子監國。上許之。《書法》綱目書太子監國七。詳宋壬
戌年魏太子燾或書立，或書詔命制。此其不書何。歸功

臯也。前書韋臯表請監國矣。於是略之。以**杜黃裳袁滋**
所以專其功於請者也。綱目之意深矣。

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

太上皇。貶王任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戶。任尋病

賜叔文死。馮智舒曰：開州本漢巴郡胸臆縣地。漢末析

置漢豐縣。蜀漢屬巴東郡。晉省。梁復置。西魏改曰永寧。

隋改曰盛山，屬信州。義寧初置開州。唐天寶初改盛山
郡。乾元初復為開州。廣德初又改縣曰開江。宋因之。元
以縣省入本朝。改州為縣，屬夔州府。三省曰：舊志開
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六十里。渝州京師西南二千七百

考異。當作太子純印位。

考異。此誤。書證。當去。忠武二字。分註。證忠。武。廉方公。正曰。忠剛。強直。理曰。武。

西川節度。見唐代宗。來泰元年。朗州見漢。光武建武。五年。夏州見漢。武帝元朔。二年朔方。綾州見周。顯王三十。五年。雕陰。厥辟之辟。音通。君也。賡音聖。

四十八里。發明順宗傳國。與睿宗略同。故綱目皆曰帝傳位於太子。若夫高祖玄宗之傳。則異乎是。故書法亦不容於太子即位。憲宗初即位。昇平公主獻女口。馬強同也。太子即位。智舒曰。昇平。唐之縣名。屬坊州。宋熙寧初。省為鎮。故址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三十五里。公主。郭妃母也。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書法上書傳位。下書即位。中書太宗。肅宗不得與於斯矣。書法如此。唐之世前有玄宗。後有憲宗。終綱目書傳國。傳位。七。詳周。南康忠武王。重。加賦。豐貢。獻。肅。在蜀二十一年。肅。王。十七年。以結。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以。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推。吐。蕃。府。庫。既。實。時。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畫。像。以。為。土。神。祀。之。至。今。發。明。凡。鎮。將。之。卒。止。以。節。度。使。書。之。獨。韋。臯。書。爵。書。諡。而。不。書。節。度。者。臯。有。功。於。國。克。保。其。終。故。綱。目。亦。不。以。方。鎮。待。之。也。書。法。藩。鎮。卒。書。某。節。度。使。恒。也。此。其。不。書。西。川。節。度。何。不。以。韋。臯。夷。於。諸。鎮。也。臯。在。遠。藩。憂。及。社。稷。表。請。太。子。監。國。豈。他。

南康忠武王

重。加賦。豐貢。獻。肅。在蜀二十一年。

鎮比哉。綱目書爵。書以袁滋為西川節度使。西川節度副使劉闢。自為雷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朗州江漲。武。陵。龍。陽。江。以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朗州江漲。武。陵。龍。陽。江。三省曰。武陵。漢。臨。沅。縣。地。隋。省。臨。沅。置。武。陵。縣。唐。帶。朗。州。龍。陽。縣。名。吳。置。九。域。志。在。州。東。南。八。十。里。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全。義。敗。於。澱。水。馮。智。舒。曰。澱。水。大者在縣治南一里。小者在縣治北一里。隋澱州以此水得名。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馮。智。舒。曰。尚。書。咸。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告。歸。疏。云。告。老。致。政。事。于。君。此。臣。下。致。仕。之。始。也。至。周。乃。有。大。夫。七。十。致。事。之。禮。書。法。勅。致。仕。也。憲。宗。初。政。之。精。神。可。見。矣。然。則。曷。為。以。自。退。為。文。命。累。當。時。矣。罷。裴。延。齡。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別。嘉。憲。宗。也。然。則。前。書。置。欠。負。耗。贖。染。練。庫。不。書。延。齡。此。其。書。延。齡。所。置。何。本。其。始。也。前。書。置。庫。所。以。戒。人。主。之。間。此。書。延。齡。所。置。何。本。其。始。也。前。書。置。庫。所。以。戒。人。主。之。姦。互。文。見。意。綱。目。之。義。備。矣。遣。使。宣。慰。江。淮。溫。公。書。行。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十。二。

豈他

大鎮

聞仗後見
唐高宗未
徵五年仗
下而陳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十二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十二

稅利害。因察官吏。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始令史官撰
日曆。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胡氏曰。李義府。許敬
記。今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集
覽。起草。寫檢也。前漢王商。詣明光殿。起草。作制。詰。唐制。
會人。凡詔旨。制敕。聖書。冊命。皆起草。杜甫石硯詩。公舍
起草。奏。不遠明光殿。注。起草。掌輪律也。三省曰。唐末貞
初。韋執誼。奏修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曆。月終
律中。撰定。從之。此日曆之所從起也。將加是正。而潤色
焉。爾。夫。天下有公。是公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黑
白。故此。數人之惡。至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
而已矣。書法志。時相之姦也。日曆云者。猶起草云爾。而
剛潤之筆。盡在監修矣。故特書始。周武氏書撰。府政記
此書撰。日曆同轍也。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
日曆之名。始見於此。

諸州刺史。冬十月。賈耽卒。葬崇陵。禮儀使。奏曾太
覽。曾。太皇太后。沈氏。代宗后。因亂。陷賊。不知所在。德宗
即位。求之不獲。爾雅。王父之考。為曾祖。郭璞注。曾。重也。

音。晉。今俗讀作憎。非是。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
之。議。尋求三年之外。俟中壽而服之。謂可俟沈氏中壽
之年。成服而已。莊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
十。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攢宮。謂殯斂也。皇帝帥百
官。舉哀。即以其日。為忌。從之。馮智舒。十一月。祔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
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之外。
請遷。主于西。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叔文。敗。執誼。亦自
夾室。從之。

集覽。奄。奄。精氣閉藏也。三省曰。言氣息。貶袁滋。為吉州
刺史。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集覽。阻。恃也。左。傳。州。
微也。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元衡為御史中丞。承左遷。右庶子。王叔文等。惡之也。
再貶韓泰等。及陳諫。凌準。程异。為諸州司馬。叔文。明。王。任
韋執誼等。皆直書其貶。而不言其罪。豈貶之不當乎。曰。
任等。身居朝列。職任清顯。一旦貶黜。盡削其官。已足見

考異提要。卒作死。據要。凡例當從。

考異提要。卒作死。據要。凡例當從。

考異提要。卒作死。據要。凡例當從。

考異提要。卒作死。據要。凡例當從。

考異提要。卒作死。據要。凡例當從。

曾祖

郭

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十二

東川節度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梓潼

三省註開得旌節見上承貞元年

丙戌

梓州見漢孺子嬰初始元年梓潼

惡之之意矣。何待書罪而後見乎（書法）再貶多矣。未有書再者。書再貶。快之也。回鶻懷信可汗卒遣使立其子為騰里可汗（三省曰）自懷信立回鶻藥冊其嗣。以表懷信子孫也。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為

東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惟兩京耳。（集覽）漢書賈誼曰。今海

叛。上善其言。以鄭絪同平章事。

以丹鎮東川。以鄭絪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世史正綱曰）

寧殿。廟號順宗。在位未踰年。壽四十六。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

文將兵討之。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三省曰）莆田。武德五年。分南安置莆田縣。時屬泉州。林蘊。風俗通曰。林姓。林放之後。徐洵曰。周平王次子。林開之。

杜黃裳請討劉闢

蕙竹巷切

大驚見漢楚義帝元年軍皆驚

黃裳請以法制藩鎮

三省曰梓

州西南

梓州西南

林開之

後。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

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謂以用兵為重事。不敢輕試。

也。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蕙。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

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器所以適用。

器之者。知其可用。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嚴礪。討之。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

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高崇文雖不足以望韓信。而亦能動時人之驚者。所居之地。然也。崇文時屯長武城。練

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筯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

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

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

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

帝王勞逸

按行尚書
事見漢後
王建興十
五年
衛士傳
貞觀四年

昧爽不顯
坐以待旦
詳見書太
甲上

河東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

唐憲宗元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十四

黃裳啓之也三省曰杜黃裳開憲宗削平藩鎮之略其
 功不在裴度下范氏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
 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天子封殖之又從而絕也唐之藩鎮
 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絕也唐之藩鎮
 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敢不服
 天下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上嘗與宰相論自
 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
 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
 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
 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試市煩
 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
 程書集覽始皇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正義曰衡稱
 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取一石日夜有程期
 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魏明帝一日辛至尚
 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
 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慙回車隋文帝衛
 士傳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晏未暇大食令侍衛者傳
 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
 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欺其上將以求理

理

治也不亦難乎上深然之胡氏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
 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
 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
 右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正義曰左陽故
 記動右陰故記言案春秋時置左右史諫諍七人訓告
 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
 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
 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
 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昧爽不
 顯坐以待旦書注於昧旦未明時已大明其德坐以待
 旦而行之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
 勞者非程書傳殮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
 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發明德宗征討藩鎮多
 矣或命諸道或遣官臣命諸道則號令不一遣官臣則
 事由中制由是罕有成功往往反納侮而止憲宗承統
 之初劉闢反叛帝能聽用杜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
 監軍未幾遂克成都由其所以處置者得其理故也觀
 綱目所書既簡且明則知憲宗中興之氣象有自來矣

三月夏綏畱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全韓

唐憲宗元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十五

考異斬當
作誅結切
跌徒結切

河曲步落
稽見梁武
帝中大通
三年

積音軫
糠亦作康
摘抉與糲
李巽理財

考異李上
漏以字

三省注大
理猶言大
治也

車索勿切
車索也

謹音黨又
他浪切善
言直言也

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雷後。朝廷以將軍李演
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嚴綬表請討之。遣
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集覽)阿跌虜複姓
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本出河曲
步落稽。後夏四月以高宗文為東川節度副使。漢中表
賜姓李氏。夏四月以高宗文為東川節度副使。漢中表
言高崇文客軍遠闕。無所資。若與梓
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策試制舉之士。於
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三省曰)唐選舉
之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胡氏曰)制
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
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集覽)摘
抉。批發之也。前漢孫寶傳。摘缺以揚我惡。窮所難知。務
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
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至殿庭。而親策以
當世之急務。其言可采。則就加任使。則瑰偉之才不困
於簸揚淘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沙之汰之。瓦礫在
後。謂選擇之有所弃斥者。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李
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

繼之

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
一百八十八萬緡。(三省曰)然則李巽勝劉宴乎。曰。不如也。
晏猶有遺利在民。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稹上疏
巽則盡取之也。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
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
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
官罷巡對。(集覽)德宗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
闕失。謂之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詰命有不便。則上封
事耳。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爭。小則上封
事。案漢儀。密奏。卓囊封板。故曰封事。前漢魏相傳。故事
諸上書者。皆為上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
盛意。況已行之詔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
亦難矣。(三省曰)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
出如綸。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頃之復上疏
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
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
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謹。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元
稹此二語。蓋自道出心事也。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

括囊詳見
易坤卦括
囊無咎無
譽

眊莫報切
贖五怪切

摺神見漢
武帝元朔
元年

萬乘見秦
始皇二十
六年

世史正綱
書葬順宗
于豐陵度
平盧節度
見漢新莽
地皇三年
貧窶詳見
詩國風北
門篇終窶
且貧

之情達欲無理得乎理治也與亂對言苟拒而罪之則
君子括囊以保身集覽易括囊無咎無譽伊川傳曰若
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無咎不然則有
害也既晦藏則無譽矣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
可欺也欲無亂得乎十步至近也言至近處事且為所
蔽況天下四方之遠乎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昔太宗初
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伏伽論執元律師
法不當死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
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
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
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猶且彌年不得召見而沈踈
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文宗時敕自今遇入閣
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樹下立待宰相退
冷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
同出宣宗時敕待制官與刑法官次對正誤謂待宰相
退後許百官得以次進對也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
等十事又勸上以任文為戒王任與王叔文並以技術
得幸東宮幾亂天下今可以此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
導諸子曰太子諸王師傅之官率皆眊贖廢疾三省日
眊目昏也贖耳聾也休戎罷帥其他僚屬尤為冗散摺

摺摺

紳皆恥為之就使得人亦越月踰時僅得一見又何暇
傳之德義而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
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
其言時召見之書法書美之也書拾遺始此終綱目書
以為拾遺六元稹等李勣伏兼暮李虞鄭餘慶罷○
李愚張誼皆美之也惟李虞為譏辭

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六月高崇文破鹿頭關連戰

皆捷集覽鹿頭關漢地志廣漢郡德陽縣有鹿頭山杜
甫鹿頭山詩註引唐志云德陽鹿頭關以山得名

寰宇記自綿州羅江縣界迤邐入漢州德陽界古老
云昔張鹿頭於此造關因名焉在成都府北三十里秋

七月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書法特筆也其特筆
何嘉不貳也蜀之功

憲宗葬豐陵馮智舒曰豐陵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金甕山八月

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
斥在外不免貧窶集覽詩道終窶

且貧文公傳曰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師古私謂所親
曰吾非不友也吾年十五擁節旌自恨不知稼穡之艱

唐憲宗元和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密策音必

滑姓名詳
見宋武帝
永初三年

鯨鯢事見
晉愍帝建
興元年鯨

考證斬皆當作誅
謹按唐天寶以後
弛紀綱姑息藩鎮
十餘年日不暇給
宗即位杜黃裳一
之遂有與復之志
年誅楊惠琳劉闢
年誅李錡十二年
吳元濟類綱一整
方靡然效順凡例
日得其罪人於臣
日誅若非其臣子

唐憲宗元和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難沉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
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疾篤師道時知
密州好畫及鬻策庸策本龜茲樂以竹為管蘆為首狀
類胡茄而甚小有九竅所法者商音耳其聲悲栗今鼓
吹樂坊以為頭管師古謂判官高休李公度曰我死子
必奉師道為帥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顧置帥不
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不務訓兵理人專
習賤事果堪為帥乎幸審圖之師古卒二人逆師道奉
以為帥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休固止之
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中請也請置官吏三省曰以
表謹事朝廷不襲朝廷所為也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
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胡氏曰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黃
裳之良計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
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
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九月堂後主書滑渙伏
誅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絳等皆
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
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
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茲

得

狀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三省曰堂後主書即今
之堂後官也滑姓也胡氏曰寵待宦官莫盛於德宗而
樞密之名獨見於此然則憲宗之命也歟其後至於宰
執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彊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
府使監察宰相職業紊矣其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
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發明此一胥耳
至形于冊亦足以見其強矣故特書伏誅若治大姦然
者所以戒後人制御吏胥當以其漸毋使至於蟠結根
據若是之甚也書法一堂吏也書伏誅何強也憲宗頗
寵宦閣初置樞密附其勢者雖堂吏能逐宰相特書伏
誅以是為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又敗劉
鯨鯢也於鹿頭關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於行
營愆期一日三省曰愆過也愆期過期也懼誅欲深入
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於是綿江鹿頭諸將皆
以城降馮智舒曰綿江在成都府漢州東三十里源出
綿竹縣紫巖山東至新都北入洛蜀都賦云浸以綿洛
謂此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
霞寓追擒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賜不驚秋毫無犯
檻闢送京師集覽檻闢以檻車載劉闢也斬其大將邢

唐憲宗元和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十八

滑渙

斬此四罪者。孰謂非唐臣子不曰誅。而曰斬乎。且朱子之修綱目。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考其例而求其義。憲宗於惠琳。關錡。元濟。諸書斬者。皆當曰誅。非敢取異於舊文。特著立言之本意。以勸戒方來云爾。

少室山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

唐憲宗元和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十八。此。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故事。馮智舒曰。韋南康。韋臯封南康王。故云。從容指擣。一境皆平。集覽。指擣。以手指披斥事務也。易。擣。擣。指擣。皆謙。不違則也。初。知邛州崔從。以書諫。關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臯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關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三省曰。高崇文受命專征。有可稱者。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時京西諸鎮諸將。劉潼持軍號為嚴整。故崇文憚之。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胡氏曰。孔居其位而不為之謀。皆非也。伊尹之置置。然也。集覽。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置置。然也。我何以聘幣為哉。注。置置。自得之志。無欲之貌。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廬中。不求聞達。又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玄德漢先主字也。徐庶曰。諸葛亮臥龍也。不可屈致。宜枉駕顧之。先主三往乃見。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李渤於此。尚論景行。豈亦有未詳乎。集覽。豈。景行之義。李渤討論之。猶未詳明歟。言其不能法伊尹孔明而行之也。詩。景行行止。箋云。景。明也。古人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文公傳曰。景行。大道也。景行。則可行。正。誤。按論。去聲。尚論。二字。本孟子又尚論古之人。注。又進而取於古人。論其行事之實。而法之也。發明。今李渤既辭疾不至。召者則書不至。不拜官者。則書不受。今李渤既辭疾不至。反乃書為左拾遺。若真到闕受職。然者。蓋渤雖託疾不起。然預謀朝政。則是。不居拾遺之官。實任拾遺之責矣。書法如此。渤雖欲辭其名。不可得也。書法。於是徵渤不至。不書不至。何也。而朝政得失。輒奏論之。然則雖不至。猶冬十月。以高至也。綱目。不書不至。書為拾遺。其意微矣。

臥草廬

任駕詳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顧孔明行下孟切景行詳見詩小雅車牽篇

山南西道見周赧王三年漢中

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

討劉闢還。未至城。三省曰。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興元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謂府兵也。詔復遣戍。唐憲宗元和元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十九。

考異。以下
漏官。二
字。取。葦。切

回鶻見唐
太宗貞觀
元年回紇

考異。提要
無請字
亥下

三
十
二
年

靈州見唐
太宗貞觀
二十年
鹽州見唐
代宗大曆
十三年

唐憲宗元和二年
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
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
命。故汝曹得以立功。眾皆拜謝。請詣其所。十一月。以吐
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承璀事上於東。回鶻入貢。始以
僧來。置寺處之。集覽。摩尼。浮屠道人。之稱。回鶻臣也。歲
往來為茲。十二年。遣歸其國。書法。夷狄入貢。不悉書。此
何以書。始以摩尼至也。於是置寺處之。憲
宗崇信異端之感。始於此矣。故特書之。

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禮重之。常呼司徒
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
中書。議大政。發明。杜佑。謬人也。方群小用事之際。計與
為伍。曾不愧恥。至憲宗初。政清明。乃請致事。使其移此
請於前日。豈不美哉。綱目。書之。文無貶詞。而義則在其
中矣。書法。書致仕多矣。未有書請者。此其書請何。未盡
得請也。於是猶命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則
帝之待之也。亦厚矣。終綱目。書致仕二十有。杜黃裳罷

罷
二詳漢宣帝地節三年書請者一而已矣
前
五
為河

為河中節度使

黃裳。字遵素。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削平僭亂。頗通餽謝。世
無寧舍小以取大。厚賜予之。而資其長筭乎。以武元衡

李吉甫同平章事

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
悉為我言之。邗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

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胡氏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
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陸贄。字敬輿。於裴

能輸訪問之。惻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
邗。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

夏四月以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

州靈鹽接壤。相距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
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三省曰。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

州靈鹽接壤。相距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
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三省曰。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

右神策。豈奉天鎮。麟遊鎮。良原鎮。慶州鎮。懷遠城也。今復屬

唐憲宗元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二十

錡伏誅

蘇州見隋

文帝開皇

十年

三省曰治脩

治也

屬籍李錡宗室也

故著於屬籍

湖州見隋

文帝開皇

十年

睢州見唐

德宗建中

元年

鎮海見唐

肅宗上元

元年

江淮

考證斬當

作誅小切

愀七小切

國貞死王

事見唐肅

宗寶應元

年

誅霍禹事

見漢宣帝

地節四年

絳諫罪言

者

誅房遺愛

事見唐高

宗永徽四

唐憲宗元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二十

朔方革任邊將范希朝自宿衛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

出帥故言以革任邊將之弊

發諸道兵討之夏蜀既平復蜀謂楊惠琳劉闢藩鎮惕

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

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

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殺雷後

王澹大將趙琦使人殺所部五州刺史遣兵治石頭城

常州刺史顏防斬錡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

湖州刺史辛秘亦斬錡將趙惟忠制削錡官爵屬籍遣

淮南節度使王錡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

統諸道兵以討之

邠寧節度使高崇文在蜀暮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

旋也前漢相如賦安翔徐回禮記三年問過其故鄉翔

回馬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

効死邊陲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李錡送京師斬之錡

故有是命鎮海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

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

平行裝行立同謀討之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

四集其勢已蹙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棄逆効順轉

禍為福乎眾許諾即夜還趨城行立應之於內執錡械

送京師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

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

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

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三省曰神

唐憲宗元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廿一

邠州見楚襄國元年

洛州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唐憲宗元和二年

唐憲宗元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一

與焉如是則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盧從史擅出兵。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邠洛。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絳議。救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細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族有餘矣。然細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細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問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集覽。寡。少德也。昧。不明也。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胡氏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其志方銳。故其

從

其

普寧見唐代宗大曆六年容州頓音笛

國計簿

從善也。易其中興也。不亦宜乎。發明。從史擅出兵。罪當誅討。然憲宗不謀於廣衆而獨與鄭絳議之。既已敕歸上黨。續又欲召入朝。致其遷延。不時奉命。則亦有以召之矣。直書于冊。蓋亦著其連誅之跡也。書法。於是從史獻策。請圖山東。則其書擅出兵。何誅意也。從史之請。非誠也。而引兵東出。召不時還。故書擅罪之。上尊號。書法。自代德以來。無此書矣。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以普寧公主適于季友。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頓。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頓。虜族。三省曰。頓于謹之裔。孫。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忸于氏。從拓拔氏起於代北。故絳云。然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頓大喜。上因使人調之入朝。頓遂奉詔。范氏曰。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頓。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古之王者。所與為婚姻。必先聖之後。不然。甥舅之國也。頓方命不朝。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

唐憲宗元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二

歛書涉切

四營口切

兵二戶資一

唐憲宗元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三其鳳翔郿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三省曰十五道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國計簿比較數天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三元稅戶通計少百九十四萬四千六百九十九天寶租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絲絁約五千二百三十餘萬端匹屯貫石元和兩稅權酒斛斛鹽利茶利總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三省曰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出於常賦之外書法書予之也吉甫心跡未為純臣然甫位宰相訪裴垪以人物上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善也綱目固不得而遺之

遺之

子戊

唐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三

省曰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以官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李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奏分遣中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裴垪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急遞古之傳遞馳驛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則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敕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大信也晟等不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胡氏曰柳晟閻濟美之敢違敕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懲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夏四月策試賢司憲宗之業不終於此亦可見其微矣

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
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皆指陳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湜音寔

唐憲宗元和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廿三

辟於之辟
晉壁除也

攄抽居切
舒也

僕射見秦
始皇三十

四年
射音夜

也音鄙惡
臧茲郎切
善也

沙陀見唐
高宗永徽
三年

宣州見漢
明帝永平
十三年

歙州見漢
獻帝建安
十三年

淮南見漢
武帝元朔
五年

唐憲宗元和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三

幸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之甥也。涯於裴均覆策。審考為覆。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均。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號州司馬。三省曰。九域志。號州至京師四百三十里。於陵嶺南。節度使。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書法前嘗策試舉人矣。止書曰。制舉之士。元和此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不惟久不使調。又因以直言極諫。名之。而惡其不弘矣。特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又因以直言極諫。名之。而惡其禍起於此。胡寅曰。宗閔對策。亦攄已見。論國事。爾使言而非無足校者。使言而善則亦力善。以裴均為右僕射。效忠。以蓋前愆。不當怨而不解也。

盧坦為庶子
盧坦。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敢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疎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

諫

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斥而罪之乎。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

執宜為陰山兵馬使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死者大半。餘衆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為沙陀疆。盛得中夏。張本。書法。朱邪入中國。始此。故謹書之。

唐之始。五季。秋七月朔。日食。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蘇之誅也。三省曰。蘇。疆。劉闢之婿也。元年。以逆黨誅。元弘在晉州。幕府免歸。坦奏。弘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曰。曷使蘇。疆。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况其兄乎。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三省曰。後人用此策。以救荒者。盧坦。淮南節度使王鐔入朝。平章事。白居易官。求發之也。

唐憲宗元和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四

相裴均

裴均定稅

裴均不私

考異此誤
書證當去
宣字分註
謚曰宣施
而不私曰
宣

遣使賑恤

丑巳

相人臣極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錫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錫在鎮百姓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遂寢胡氏曰憲宗以杜黃裳通謝而罷之矣而自納藩鎮之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則尚何它人之責哉裴均同平章事上雖以宰相賞之則尚何它人之責哉裴均同以成其理三省曰謂藉房杜姚宋以成貞觀開元之治也理治也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使雷州三品集覽一曰上供謂供朝廷戶部度支受之。一曰送使謂雷州各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以充調度。一曰雷州謂存雷為本州用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準錢已過倍也子本等曰倍其雷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省估直也省估猶言公估實估猶言私估正誤按省估謂省減之價實估謂實價也均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均器局峻整人不敢干

不敢干

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厚遇之其人乘閒求京兆判司三省曰凡州府諸曹參軍皆謂之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均不敢以私害公先朝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范氏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均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邠宣公杜黃裳卒○南詔異牟尋死勸立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鄭敬等

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鄭綱罷以李

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上以綱循默罷之擢藩為相

救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爾觀均告憲宗三月

以李鄴為河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

唐憲宗元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五

成德節度
見周安王
十五年常

錫逆各切

質去聲音
志

寡曰許良
據二切貧
無禮也

鄧州見周
年穰王十四
山南東道
見唐德宗
建中二年

止獵見晉
帝奕太和
六年

唐憲宗元和四年

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雷後為討王承

父沒則代領軍務為之。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

進奉禁掠賣。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

出之。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

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

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發明元和之初。政事清

明。故南方早饑。隨卽遣使賑恤。綱目已書之矣。至是又

以蠲租等事詳列于冊。則其勤恤民隱之意。為如何哉。

大書特書。皆予之也。書法以早故也。備書予之。然則前

書禁長吏進奉。此其書絕何前日雖禁之。而柳晟。閻濟

美。王錡之徒。進奉自若。是未嘗絕也。於是書絕。所以見

前禁之。具文也。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甚以故第質錢

綱目之意微矣。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

於人。平虛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

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救有司

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

賣。三省曰。禁質賣。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坊。直出南

出南

百求興坊內。會要曰。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

故居。則知賣已更數姓。析為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

萬贖之。以還其家。禁其質賣。發明魏徵輔佐文皇。有治

致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質其故廬。憲宗雖能因居

易之言。贖而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恤之者。殊未

之聞也。他時既不可質。惟有毀之而已。故綱目止書贖

第之事。而他無可書。以王士則為神策大將軍。士則承

蓋亦重為之惜也。劉栖楚自歸京師。故有是命。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也。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夏四月。山南東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

非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詔。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

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

唐憲宗元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廿六

廿六

絳諫用兵河北

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裴均首進銀器，大書于冊，則憲宗之志為已荒矣。今夫世有好飲之人，或因人言，或自警省，知其有傷生敗德之事，強自禁止，若將終身不復飲者，然未幾口垂涎而心燥渴，又復肆飲，不至於沉湎沒身而不止。憲宗之失，不幸類是。綱目書此，則亦未如之何也已。豈不深可戒哉。深可惜哉。書法書譏也。三年赦文，禁進奉矣。而柳晟、閻濟美等違赦進奉。四年降制絕進奉矣。而裴均違制復進銀器。帝之幾微，有以來之也。然則柳閻等進奉不書，此則曷為書之。憲宗至此，其好貨之病，有不可得。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上欲乘王而擯者矣。故書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葦河北諸鎮世襲之弊，集覽襲，因也。子孫世世因祖父之爵土而有之也。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三省曰：李納之罪，以興元赦令。遂蒙舍。王武俊有功於國，謂與李抱真破朱滔也。陛下前許師道。集覽許，容也。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遂容師道為雷。

後今

為雷

堆上罪切

後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三省曰：自建中三年，王武俊始有恒冀。至是二十八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張茂昭宿與王武俊有隙，故請代承宗。蓋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固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與師致討，彼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自大曆貞元以來，用兵之弊正如此。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瓘欲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瓘不可不討。承瓘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示諸李士者。蓋以此時凡入翰林者，即日輔佐之選也。故使知其姓名，勿得擬用。然帝知李拭之迎逢，而卒將承瓘何邪。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范氏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瓘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瓘，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

墮去聲。杜臥切。墜也。

誘音酉

安國寺見唐中宗神龍二年

曳讀作拽以列切

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者哉發明前書從史擅出兵未聞正其專輒之罪今乃起復之為金吾此何義也是時憲宗惑於承瓘之邪說所為若此比事觀之其失自見書法書起復何譏也於是從史請討承瓘起為將軍則金革之事矣何譏焉從史內實親趙外偽獻策其出兵邢洛其請討承宗皆詐也而為之起復墮其計矣是故此書起復不書吐蕃請和許之○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朝議以沙陀在靈武迫近吐蕃慮其反覆陀軍處其餘衆于定襄川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三省曰神武川在漢代郡桑乾縣界後魏置神武郡後周廢郡為神武縣屬朔州此時其地在馬邑善陽縣界

毀安國寺碑樓吐突承瓘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瓘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瓘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發明凡姦邪

小人每以諛佞之事盡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其非未有不為所後者承瓘欲立碑頌德憲宗既不可其請一聞李絳之言毀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毀安國寺碑樓其所以增光憲宗之德以而不朽者豈不遠勝碑樓之立乎書法書美從諫也終綱目宮室書毀三周毀上善殿毀宮室之壯麗者唐毀安國寺碑樓皆美秋七月貶楊憑為臨賀尉中丞李夷簡彈京兆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樸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執之以歸上密問諸學士

臨賀見晉穆帝永和四年
樸陽見周顯王八年
德州見陳宣帝太建八年
棣州見唐德宗建中三年

宗為成德雷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官吏何李絳等唐憲宗元和四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廿八

考異本作王承宗表
獻德棣二州詔以承
宗為成德節度使薛
昌朝為保信軍節度
使領德棣二州承宗
襲昌朝執之以歸刊
本薛字下漏昌朝為
保信軍節度使領德
棣二州承宗襲一十
七字提要薛字下作
承宗襲保信節度使
薛昌朝執之以歸無
領德棣二州五字考
證諸本皆脫誤。按
此當作王承宗表獻
德棣二州詔以承宗
為成德節度使德州
刺史薛朝宗為保信
節度使領德棣二州
承宗襲昌朝執之以

唐憲宗元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廿八
對曰德棣隸成德為日已久三省曰貞元初王武俊破
朱滔取德棣一巨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構扇
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集覽旅拒不從之義旅衆也拒捍
也謂率衆以相拒也若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
自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
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
當平先是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仍以節度授其子承
宗矣今又將如此也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
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於反掌故諂
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
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
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
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
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
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
戎狄乘閒三省曰戎謂吐蕃狄謂回鶻其為憂患可勝
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
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
之且今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
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

前力
陰恒

歸
絳請討
西

女奴回詳見
書秦誓篇

奉天之亂
事見唐德
宗建中四
年

願

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
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
絳等之言後無不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
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
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
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
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
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
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瑒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
欲賤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蓋貞元
初李懷光據河中時也豈容今日遽為姦回集覽書崇
信姦回注回邪也姦邪之人記禮器篇禮釋回疏云回
者偽之自外入者也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
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間用計離間之
也說飾辨辭以誘之也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
也且今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
依阿兩可之言三省曰依阿謂不特立其說常附順人
言兩可謂無所可否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
也沉埋武以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
宰相家乎此始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唐憲宗元和四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廿九

范氏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戰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疆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奉天之亂是也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其為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吐蕃寇振武豐州書法前書許和此復書以許孟容為

京兆尹左神策軍吏李昱資長安富人錢不償集覽莫

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

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

安萬年為京縣餘屬縣為畿縣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

輦下集覽輦轂之下也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

直而許之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

承瓘為招討處置等使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

官爵以吐突承瓘為神策河中道行營兵馬使諸軍

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諫曰國家征伐當責

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

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

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三省曰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

制於承瓘又充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都統謂都統諸

軍唐中世以後專征之任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

夷聞之必笑中國白居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漏師左

傳風沙衛殿齊師來況吐突承瓘以寺人專征乎崇觀

間金人有所侮而動正如此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

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取受指麾心

既不齊功何由立且陛下念承瓘勤勞貴之可也富之

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

中官為制

奄尹見漢
靈帝尤和

行



文節

躡之石切 躡居略切 溷音寃又 胡困切 卞隨成湯 時人詳見 漢書賈誼 傳

乎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敵。未至於昏。安知其不
遂開納邪。李絳嘗極言。官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
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
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躡躡為
廉良。集覽躡。柳下惠之弟。躡。楚莊王之弟。二人天下之
大盜也。反譽之為廉良。楚辭。弔屈原篇。謂隨夷溷兮。謂
躡躡廉。文公集註云。隨。下隨也。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
也。讓。國而餓死。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龔。遂與黃霸。漢
昭宣時。循良之吏也。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反毀之為貪
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
之。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書法肅宗以魚朝恩為宣慰處
置使。不書。書為觀軍容。於是居易等諫。既改處置為宣
慰矣。其以處置書何病。唐也。帝方志平。僭叛。自視為何
等主。而以宦官主兵。謂之招討處置。是都統矣。綱目責
備賢者。其書初命。所以深病之。終綱目宦官書處置使
二代宗魚朝恩。**十一月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卒**初。吳少誠
憲宗吐突承璀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畱後。集覽

雲南見漢 武帝元狩 元年滇國

集覽

彰義。即淮西藩鎮也。有州三。曰申。光。蔡。**雲南王尋閣勸死**子勸龍**田季安**
取堂陽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

夸亦作侷 並音誇奢 也 陴音皮 陴見宋文 帝元嘉二 十三年

障見漢光 武建武十 二年亭障

王師不復跨河。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
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超伍。出位而言也。蓋超出
俦伍之中。而言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
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
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
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者。
老也。宿。舊也。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閔中之地。古
秦地也。故謂閔中之兵。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
子自謂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夸服。謂欲自術於筭
略。以服臣下之心。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
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
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
校罪輕重。必不充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
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集覽壓境。悉甲以
迫敵國之境。曰壓境。一說。擁兵以鎮壓疆境也。號曰伐
趙。陰遣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

盧龍節度 見漢武節度 肥如二年 饒陽見漢 帝文更始 二年

寅庚

唐憲宗元和五年 基安矣。李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馮智舒曰：堂。陽縣名。漢初所置。屬鉅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改蒲澤。西六十里。范氏曰：朝廷省入南宮。故城在真定府。武邑縣。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克以天下。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且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未聞必用家臣。然後功出於已也。憲宗一將承璫。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春正月 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

拔饒陽東鹿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趙亦。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

使君 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集覽：坐。謂按甲休兵也。盧龍藩。鎮在燕地。故曰燕之甲。使潞人得以藉口。三省曰：盧從。史鎮潞州。故謂之潞人。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而心為唐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東鹿。書法：取堂陽田。李。安。拔饒陽東鹿。皆取承宗地也。惟劉濟書爵。書討何。劉。濟誠也。然則取堂陽。譚忠所教也。忠亦教人以偽欺。忠。之。討。所以破超。伍者之請也。吐突承瓘討王承宗。戰不。使所請得行。唐兵其危哉。吐突承瓘討王承宗。戰不。利。吐突承瓘進戰。死。軍中奪氣。發明：王承宗誠有可誅之罪。則當選擇良將。若高崇文之取蜀。否則發諸道兵。若誅。李錡之舉。猶或庶幾焉耳。既不能然。乃以宦人為制將。雖舉朝力爭。皆不聽。至是果辱王師。故書承瓘討。貶。王承宗戰不利。以罪之。其為中興之累多矣。惜哉。

東鹿見唐 德宗建中 三年 嘈財勞切 嘈聲也

江陵見楚 義帝元年

元稹為江陵士曹 唐憲宗元和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二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三省曰：唐制御史分。元稹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三省曰：唐制御史分。元稹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三省曰：唐制御史分。

拱把之木
伐之斧斤
牧之牛羊
並詳見孟
子告子上
篇
劉音開又
音槩近也
摩也
音自之稭
音文

三省曰一
有奔潰連
死於戰亦
死於戰亦
必思逃奔
潰散
京師見周
顯王二十
五年
河陽見漢
靈帝中平
元年
博見晉明
帝大寧三
年蒲博

唐憲宗元和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二
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
俸召還。至敷水驛。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
九域志。華陰縣。有敷水鎮。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楨
傷面。上復引楨前。過殿之前。謂楨令。河南尹停務。上
知曲在中。官。故引前。過以。楨李絳。崔羣。言楨無罪。白
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楨先。多所舉奏。不
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楨為御史。多所舉奏。不
避權勢。切齒者眾。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
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胡氏曰。良玉不燼。精金
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爾。禮義以維之。名譽
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于霄者。中人
之資也。伐之以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于霄者。中人
況常木乎。元稹論事。忠直。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
而重譴之。楨經折挫。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
自毀（集覽）自毀。猶言自暴自棄。謂不能固守忠直
也。本作雖。楨下喬入幽。祇自毀壞。亦由憲宗不能長育
人材也。烏乎。豈三月。以吳少陽為淮西。雷後。方用兵。不
能討少陽。以為雷後。時河北用兵。久無功。白居易言。河
北本不當用兵。今永。確未嘗苦戰。已失大將。三省。曰。謂

謂
鄺定進戰死也。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季安。元不可
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譚忠之為
田。季安計者。白居易已窺見之矣。觀此事勢。速須罷兵。
若復遲延。所費滋多。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言
制。以吳少陽為淮西。雷後。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
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
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況今天時已熱。兵氣相
蒸。飢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西戎北虜。
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吐突承璀誘
實關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
與王承宗
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均引
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
謀。及可取之狀。均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
馬使。烏重胤。款要。均言於上。曰。從史必為亂。今與承
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
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
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
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加重胤功。欲即

唐憲宗元和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三

盱古汗切
日晚也

紊音問

驩音歡

唐憲宗元和五年
以爲昭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
瑑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雷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
東要害三省曰五州澤潞邢洛磁要害者於我爲要於
敵爲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魏博一鎮恒一鎮幽一鎮
謂之河朔三鎮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國之寶地安危
所繫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計不獲已誘而執
之已失大體不能明底從史之罪而行天計乃誘執之
是爲失體今又以承瑑文牒差本軍牙將爲重鎮雷後
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校數也考也計筭也度
也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
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瑑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
聞之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瑑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
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瑑不知陛下何
以待之不以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
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
義貶從史爲驩州司馬發明從史罪固當誅然誘而執
之則非天討矣故書以譏之書法誘執秦嘗三書矣至
梁辛未繼書自是未有書者於是復見非所望於元和
之政也從史信有罪誘而執之則非天討直書譏之終
綱目書誘執五詳周顯王二十九年舍是無書者矣

秋月

著矣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遣使自

瀛州見漢
景帝二年
河間
緄音哀
王承宗

陳爲盧從史所離間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
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請罷兵於是制洗
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
書令書法憲宗之威令於是小挫矣承瑑爲之也故寵
信宦官雖承宗遣使自陳不書所以爲寵信宦官者之戒
制雪雖承宗遣使自陳不書所以爲寵信宦官者之戒
也
瀛州刺史劉總弒其父濟及其兄緄
也
副大使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
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
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行營總因進毒
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發明子弒父凡在官者殺
無赦當是之時劉總有覆載不容之罪使唐室有人則
當窮治其惡正其弒逆之誅然後人道可立今旣不能
討反乃授以爵命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類變爲
禽獸中國胥爲夷狄矣考之唐史謂朝廷不知其姦故
詔嗣節度豈知兄緄時爲副大使次當傳襲總旣矯命
殺之朝廷亦當致詰庶可得賊况總爲逆之時同謀甚
唐憲宗元和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四

論為政寬
義武節度
見周威烈
主廿三年
河中節度
見周赧王
十二年蒲
坂

唐憲宗元和五年
衆而又詐稱朝旨舉軍驚駭其跡已甚彰彰豈得置而
不問故自唐人失賊於是代領軍務詔賜節鉞等事皆
不復書而總之名自末年棄官為僧之外絕不經見其
聞如討王承宗誅吳元濟之時雖屢嘗出師奏捷載於
前史綱目皆削而不書亦以弒父與兄之賊儻猶復領
方鎮則唐室遂為無人而人道不可復立故特為之諱
耳書法若此其所以過人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
欲存天理者為如何哉意
裴垪言於上曰承璀首倡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
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三省曰吐突承璀事帝於東宮
故言舊恩豈得不加顯戮以謝天下乎李絳奏曰陛下
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同
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不保身以權德輿同平
章事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冬
十月以任迪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
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
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迪簡為義武行軍司馬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四
茂昭

戰通作棘
以其有刺
故從兩束
凡有刺者
謂荆棘是
也詳見洪
武緝韻

茂昭悉以簿書官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
孫染於汙俗茂昭既去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
將士共殺之奉迪簡主軍務時府庫罄竭閭閻亦空三
省曰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里中門也迪簡無以
糗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集覽戟
榮戰也崔豹古今注榮戟前驅之器以木為之隋志三
品以上門皆列戟唐制勳至上柱國則列戟以表門禮
天官掌舍為壇壇官棘門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
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迪簡節鉞三
省曰憲宗用任迪簡而得易定穆宗用張弘靖而失幽

鄒丑飢切
姓也又周
邑在河內
三省曰凶
問也卒之

燕節鎮命代可不謹
十一月貶伊慎為右衛將軍將軍金吾
我從茂昭鎮河中
伊慎以錢三萬緡賂中尉第五從直求河中從直奏之
上貶慎官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畱其子宥主
畱事會宥母卒於長安宥不發喪鄂岳觀察使郝士美
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先備籃輿集
覽籃竹也以為
車輿即日遣之
命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
序進之官今鐔既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

唐憲宗元和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五

鄂州見漢
武帝後元
二年鄂邑

岳州見晉
安帝隆安
三年巴陵

鑠音鎖

蓄財以備
兵用

三省曰蓬
萊池在蓬
萊殿之北
一曰太液
池中有蓬
萊山自西
出玄武門
入重元門
元苑中重
南門南苑
宮城玄武
門

三省曰上
與宰相語
及神仙憲
宗信方士
之心已露

辛卯

唐憲宗元和五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五

此名假之。上乃止。鏐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三省曰。謂討王承宗也。耗散甚衆。鏐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人。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鏐平章事。李絳諫曰。鏐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裴垪罷

為兵部尚書。甚悼惜之。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鄂岳觀

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鑠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

還。明日擢以李絳為中書舍人。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

為重職。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

實陛下何。陛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

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集覽。莊。嚴也。猶言作色也。密召

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三省曰。欲出居易。不

令復入翰林。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昭

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

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

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璫

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

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

下。言而不能言。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

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

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

不及兩河。河湟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

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官中用度極儉薄。多

藏何用。邪。胡氏曰。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

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

乎。四者誠備。非難事也。汲汲聚斂。適為累耳。絳若用是

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乎。

唐憲宗元和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二月。李藩

罷為太子詹事。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

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何

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

唐憲宗元和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六

明昭

聖德也

於此

羨音硯。又似面切。

蹇九輦切。

昕許斤切。

鳳翔見周顯王八年。岐州。

三省曰賈音古。省冗官。

閑劇之劇也。竭戟切。戲也。

唐憲宗元和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六

憂無堯舜之壽乎。胡氏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則好浮屠黃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以李絳為戶部侍郎。官官惡李絳在翰林。何自而入邪。以李絳為戶部侍郎。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三省曰：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為判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自玄宗時。王鉷歲進錢以供天子燕私。夏四月。以至裴延齡而其弊極矣。上嘉其直。益重之。

盧坦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有異馬。不以獻。事下泰昕。按其事。集覽：副官。官官也。有內侍高品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五月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

劉吐蕃

地與

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觀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六月。詔有司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李吉甫奏：中原宿兵。集

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舊制一品月俸三千緡。三

省曰：求微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令百官防閑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摠稱月俸。一品為錢三萬一千。職田祿米。不過千斛。唐初給一品職田六十頃。祿七百石。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自兵興後。權臣增領

千緡。新志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卽此數也。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袞始立限約。集覽：常袞代宗時。平章李泌稍復增加。李泌。德宗時。平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閒。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定。三省曰：按常袞為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唐憲宗元和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卅七。

諸色流外
元宗
開元十七年

淮南元朝
武帝元朝
二年

壽音孰

戮音蔡

唐憲宗元和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七

使。都圍練使副使以下料錢。李泌為相。又增百官及畿
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
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
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
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綿。射生神策大
將軍增以鞋。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詳
校而量定之也。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
數。於是詔段平仲。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
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秋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富平
悅報父仇。殺秦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
同天。集覽記。子夏問於孔子曰。君父母之仇如之何。夫
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又曲禮文。注見隋
文帝仁壽四年。天不共戴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
省集議聞奏。三省曰。都省尚書都省職方員外郎韓愈
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
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
端。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汲其文於律。其意將使
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
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

前

卒而處

其宜

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三
省曰。循州古龍川縣地。舊志至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
都至京師。道理從可知也。發明報仇殺人前已論之詳
矣。梁悅免死而流。固已異於瑋瑋之事。然亦未能研核
其父見殺之由。而韓愈之議亦不能及此也。惜哉。書法
張瑋。張瑋書報父讎。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此亦父讎也。
不書父何復父讎。所以見用刑者之過也。於是杖而流之善矣。
書復父讎。所以見用刑者之過也。於是杖而流之善矣。
無譏焉。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
故略之。

為淮南監軍。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瑋錢二萬緡。為求
瑾。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
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
三。省曰。承璀事帝於東宮。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
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唐太子通事舍
人屬右春坊員八人。正七品下。掌導官臣。辭見承令勞
問。此職事官也。若李涉則試官。知上於承璀恩顧未衰
乃投匭。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

日投匭。稱承璀有功。希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
唐憲宗元和六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卅八

峽州見周
祚王三十
七年夷陵

刑法頗矣
見唐太宗
貞觀七年
刑赦之頗

相李絳

厝音措

厝火積薪
見漢文帝
六年

絳斥吉甫
諛佞

德宗不信
宰相

唐憲宗元和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八

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峽州司倉。魏巢父之子也。三省曰：孔巢父死於李懷光之難。胡氏曰：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瓘。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為易者。則前此李絳、白居易之言至矣。何為而不聽乎。今能出之。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受金罪死。承瓘與焉。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監軍。刑法頗矣。然憲宗則既以為重典也。且其言又有失者。夫授以禁兵。出為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為恩私可乎。師出無功。使叛臣益肆侮玩。其罪大矣。乃不能誅。至此然後僅能出之。夫豈不為英明之累哉。發明上書劉希光伏誅。下書以承瓘為監軍。則是連坐之人明矣。夫承瓘身為制將。總大兵。失律誤國。謂宜誅。以正王法。今又有受賂之罪。尚得從容出監方鎮。則是憲宗知有承瓘而不知有國法也。此事觀之。其失自見。書法承瓘坐希光事。則貶也。不書貶何。監軍非以處罪人也。故從恒辭書。十二月封恩王。以若曰：徒遷官云耳。所以深病憲宗也。

等女為縣主

尚者皆由宦官既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選其弊。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書法縣主不書書此何。予厚

予厚

也。終綱目書縣主一。而以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已。書縣主僅見此。而李絳多修舊怨。上

願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

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集覽兵利無刃。註謂兵器如木而

無刃。言不大治兵也。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

近接涇隴。烽火屢驚。三省曰：唐六典。烽火積薪。州犬戎腥羶。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有限。

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火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加之水。

早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

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

姦臣得乘閒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

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御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

唐憲宗元和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九

李絳吉甫
論德刑

李涉過襄陽題于頔城
漢水舊城依
池陵谷移
然世自來
歌馬獨逢
尋故事峴
人惟說峴
山碑詳見
唐詩絕句

鄜州見漢
獻帝建安
十七年
坊州見唐
肅宗上元
元

辰土

唐憲宗元和六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卅九

嘗言人臣不當彊諫左傳宮之奇之為人臣當犯顏苦口
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
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
至中書臥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
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於上
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
振中外懈惰集覽懈怠也惰不恭也願加嚴以振之上
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
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
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
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三省曰上以于頔峻刑
之言為姦故吉甫愧前之失言胡氏曰吉甫太平為樂
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聖主憂其所當憂然
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
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抑吉甫之言屈於李絳者五
六矣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蓋隱忍恥辱重失
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
人主宅心之繆哉刑法志云帝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
方鎮欲治僭叛以一制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李吉甫言

前

東

治天下

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
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心李絳曰今天下雖未大
治亦未甚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
專用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
任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太子寧卒○大稔
頓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太子寧卒○大稔
米斗有直二錢者書法綱目書大稔
四詳梁武帝辛酉年舍是無書者矣

唐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

承璿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璿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
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
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
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
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才授
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
乎避嫌而棄才是不乃便身非徇
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夏四月以崔群為中書
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謹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
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

唐憲宗元和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十

崔群具州
武城人

論政

遂州詳見
宋文帝元
嘉九年遂
寧世史正網
書魏博田
季安死

音枿音堅又
音雞

唐憲宗元和七年
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
五月詔蠲淮浙租
賦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
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三省曰)設為法制以
招撫流亡之民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
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
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租
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盱暑甚汗透御服
宰相求退上畱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
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三省曰)為理猶言為
治唐避高宗諱改洽
為理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子○八
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
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
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
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
召興為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
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

甫議為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
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入諸將勢均力敵莫
能相制雖欲為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長策然
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
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
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曷日分兵之策反為今
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為屠肆(三省曰)謂宰家見屠骨
肉分裂若屠家之屠羊豕然掛肉於枿以為列肆則悉
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天子之兵謂之天兵然彼自列
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
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
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須待也不
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
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
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冬十月魏
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田懷諫幼
弱軍政皆
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皆憤怒朝命
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畱

唐憲宗元和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一

田興舉魏
三省曰監
軍以聞以
魏兵廢懷
諫立田興
之狀聞興
揣初委切

厚賜以安
魏博曰期
三省曰期
讀曰朞
給復一年
見唐高祖
武德四年
屈彊見漢
高帝十一
年屈彊一
鄆五問切

唐憲宗元和七年
後興驚仆久之起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
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集覽申請也版籍
所以書戶口與地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
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三省曰代宗廣德元年田承
嗣帥魏博四世四十九年而滅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
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
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
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
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
相結守謙亦為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
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
順之行甫應過陝三省曰甫始也乞明旦即降白麻除
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雷後絳曰田興恭順如
此言興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異乎河北諸鎮之
為也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十一月遣
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
化三省曰魏博自田承嗣以來
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
十萬

百五

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
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
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
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
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
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
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
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三
省曰兗鄆即淄青平盧軍也相顧失色歎曰屈彊者果
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
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
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聞
說百方興終不聽集覽鄆蔡恒鄆州平盧藩鎮治焉今
東平府是蔡州鄆義藩鎮治焉今汝寧府是恒州成德
藩鎮治焉今真定府是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
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
惡也三省曰言田興悉心奉朝廷變兩河藩鎮故事我
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
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曹州李師道巡屬也師
道懼不敢動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
唐憲宗元和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二

振武見秦
王政二年
鴈門

吐蕃見唐
太宗貞觀
八年

涇州見漢
光武建武
九年安定

比必利切
及也

尼女乙切
止也

相州見漢
元帝建昭
元年

扶丑栗切
打也

唐憲宗元和七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二

然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發明前書田興請吏奉貢。即書以為節度。至此又書遣裴度宣慰。是皆予其應機之敏捷也。憲宗用人若此。得非由聽李絳置振武天德營田。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之忠言乎。

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吐蕃寇涇州。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策鎮兵三。省曰。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邠寧丹。延。鄜。坊。慶。靈。鹽。夏。綏。銀。宥。也。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倚角相應。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唐神策鎮兵分也。于外。皆屬左右神策中尉。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胡氏曰。憲宗過光琦遣使。斥承璀撤樓。

撤

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融。興之兄也。

養而教之。三省曰。九弟皆幼失父母。而九年差長。故長當習射。以校勝負。一軍莫及。融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三省曰。猜暴之時。謂田季權德輿罷。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輿居安時也。

賜田興名弘正。書法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綱目賜名不悉書。甚美書。甚惡書。書茂昭。書弘正。甚美也。書國忠。書正。已。書全忠。甚惡也。終綱目書賜名五。書賜姓二。書賜姓名三。詳玄。

貶于頔為恩王傅。頔。久留長安。鬱鬱不言。與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尋覺其詐。索賂不得。謗其奴支解之。事覺。頔素服詣闕請罪。左授。

唐憲宗元和八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四三。

中丞薛存誠直諫有鄭公徵之風

西川詳見唐代宗永泰元年

集覽振武秦

鳳門郡隋置

代州今為振

武軍東受降

城隸焉

三省曰理治

也

受降城見

漢宣帝甘

露三年

唐憲宗元和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三

恩王傳(集覽)左授猶言左遷。左手足不如右疆。左授言貶下也。絕朝謁敏流雷州(三省曰)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書法)入之。杖殺鑒虛。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何未罷相之辭也。先是崇文請代以同平章事。武元衡為之。未罷相也。於是徵還。故書曰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後書裴夏六月大水。出宮人二百車。徙於天德故城。(集覽)天德故城。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開置。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地。案輿地要覽。今大同路豐州秦為上郡之北境。漢為五原郡地。後魏置永豐驛。隋置豐州。州西北八十里。有西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

邊

确胡角切

磽音敲

不寧惟是詳見春秋左傳魯昭公元年

怙侯古切恃也

利地欲避何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磽。确磽。山多石也。塿。薄土也。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三省曰。緣私者。並緣公役之名。而私使之。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胡氏曰)吉甫在位七年。言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集覽)左傳。文解云。又不特如此。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而盧坦周懷義所見。適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之計。無恟同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矣。(書法)城未有書徙者。此其書徙何。非所徙也。終綱目。城書徙。二是年。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受降城。五代代。戊戌年。晉澶州城。

唐憲宗元和八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四

初吐蕃欲作鳥蘭橋三省曰新志會州鳥蘭縣有鳥蘭
關在縣西南吐蕃於河上作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
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節度王似貪先後賂
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發明一橋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為虜所據一以著
邊將之貪為虜所用也書法蠻夷之役不書吐蕃橋耳
何以書橋成而朔方無寧日也綱目之法苟有關於天
下之故雖蠻夷必書是故吐蕃築原州城書德宗貞元
三年吐蕃作鳥
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
度使李進賢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
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三省曰靜邊軍在雲州西
一百八十里詔以張煦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
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煦進賢為通州刺史
監軍駱朝寬坐縱亂者杖八十配役定陵

甲午

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
上嘗謂宰相
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
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

絳論朋黨

不

諸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
 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
 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
 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
 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諧君子者必曰朋黨
 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
 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
 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
 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意於治
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
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鎛則不疑也所
以然者絳度數諫昇鎛順從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
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
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
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
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書法唐世宰相罷書某罷
恒辭也唯賢宰相則雖罷為
以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
外官必書非是書罷而已
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
璀復以為左神策中尉三省曰承璀以喪師罷中尉為

弓箭庫使。今遂兼為之。此憲宗之巧。蓋持兩端以觀朝議也。李絳既罷。誰敢復以爲言乎。范氏曰。李絳可謂大進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則爲國之重哉。發明。按六年十一月承璀出監淮南軍。十月李絳同平章事。至今年正月甫踰再暮。絳罷而承璀復入。夫以李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璀之惡。不得於外服。憲宗自謂去承璀輕如一毛。而不知其重若泰山。至於絳之爲相。雖能勉強用之。終非所樂。是蓋昔人所謂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者也。比事詳觀。則得之矣。此憲宗之所以不克終。在相位。承璀無可入之理。絳與承璀不兩立者也。絳在相。承璀無可入之理。絳朝以出。則承璀夕以入矣。憲宗之拳拳於承璀。如此。綱目比而書之。所以病憲宗也。史稱上欲相絳。先出承璀。吾不信矣。夏五月。復置宥州。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州。置懷恩縣。帶宥州縣管內。有榆。多勒城。天寶中。王忠嗣奏。置經略軍在宥州。故城東北三百里。宋白曰。宥州應接天德。南接夏州。治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實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



見庸之庸用也

三省註賢之行。下孟切。尊行之行。戶浪切。輩行也。見集覽。起讀曰帝。

是

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彊。不可無備。准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准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爲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集覽。降主。下嫁公主也。上不聽。胡氏曰。李深之。既不見庸深之。李絳字奉身而退。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之言。於是昧華夷之宜矣。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鎮名。漢爲美陽縣地。隋移三龍縣治此。後改爲岐山縣。唐復析置岐陽縣。後廢爲鎮。故址在鳳翔府城東一百里。上曰。德輿得婿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勳戚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集覽。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翹。數十人。謂尊長行輩。奚啻數十之多。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可制御而伏。

唐憲宗元和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彰義見前
元和四年
亡命見漢
文帝五年

三省曰工部
員外郎唐工
部郎掌城池
七不之工役
程式
汝州見漢
光武建武
二年梁縣

三省曰東
畿東都畿
也

馮智計曰柳州本秦
桂林郡地漢屬鬱林
郡三國吳復屬桂林
郡後又徙置馬平郡
梁大同間兼置龍州
治龍江南隋開皇中
廢郡徙州置江北尋
廢以馬平縣置象州
大業初州廢以其地
屬始安郡唐為昆州
治馬平縣尋改南昆
州貞觀中始改柳州
屬嶺南道天寶初改

唐憲宗元和九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六

聽指麾之人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書法)書下嫁
矣未有書某官某者此其書何於是帝羨權德輿之得
婿獨孤郁也命選公卿子居清貫者尚公主書司議郎
帝意也自是鄭顯書起居郎于惊書校書郎韋保衡書
右拾遺終唐世書下嫁
皆清貫者帝啓之也
在蔡州陰聚亡命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三省曰壽
州有茶山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
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
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
知矣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
朝元濟殺兆因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
實及取元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
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而
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失今不取後難
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集覽)輟
朝輟止朝見也正誤按大臣卒沒天子哀悼為之罷朝
也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
部員外郎李君何入而還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李吉甫以爲
弔祭不得入而還

東

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
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
徙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
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三省曰)喜者喜朝廷不
猜防冬十月李吉甫卒○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魏博

唐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發十六道兵討
之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
聽計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
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
行營之事一決都將(三省曰)總諸部之軍者謂之都將
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
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
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躡殺圍人集覽躡
也圍人養馬者被馬踢殺
之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
劉禹錫為連州刺史
唐憲宗元和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七

龍城郡乾元初復為

唐憲宗元和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七

柳州光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宋仍為柳州屬廣南西路咸淳初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至元中改置柳州路本朝改為柳州府徙治馬平縣隸廣西道

連山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陽山

斷並音銀

橐駝傳

馮智舒曰河

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三省曰播州即漢夜朗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置牂牁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五百里錫字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待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眾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听听於府庭杜甫詩听听國多狗注听當作狝犬吠聲正誤按听當與斷通漢書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辯爭貌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柳宗元作此傳蓋寓言以為諷也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勦勿慮去不復顧

則其

後顧

陰本秦平陰縣名漢改河陰縣晉屬河南南郡唐又徙治輸場之東渠口屬河南府宋以汜水縣省入金屬鄭州元移治廣武山之大塔口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魏博歸命今又遣兵助討淮西尤為盜焚河陰轉運院李師道數上可嘉故特書以予之盜焚河陰轉運院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因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惟懼多請罷兵上不許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三省曰此以大小疆弱之唐憲宗元和十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四八

淮西兇唐
代宗大曆
十四年

愈言淮西
事宜

盜殺元衡

唐憲宗元和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八

勢言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此以大曆貞元以來，積習言也。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集覽：心孤，謂心若狐之疑環賊諸州，壤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鬥，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胡氏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東、京、錮、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凡一善之自，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上悉以兵事委武元衡，師道各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

取其顱骨而去

取之

取其顱骨而去。顱骨，乃首骨也。又擊裴度傷首，墜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遺，奔也。左右金吾掌邏捕姦，非府縣京兆府及兩赤縣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死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購賞甚厚。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捕得鞠之。并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張弘靖以為疑，屢言之。上不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遁去。發明宰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尊安。社稷鞏固，百姓從風而嚮化。四夷稽首而聽命。若是則可以無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武元衡身為上宰，而盜賊殺諸通衢，不翅如獵狐兔。豈不有愧於代天宰而盜賊殺諸通衢，不翅如獵其故矣。自大盜遺禍，諸鎮連衡，更歷四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至於智力俱困，而後已。幸而元和臣主有志當世，力以平賊為事。於是遣將出師，毅然有守，不以成敗利鈍而沮一定之謀。然而叛黨圍視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為之動搖。觀其叱去游說之人，不顧詆毀之時，與賊

唐憲宗元和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四九

股音古

肱姑橫切

馮智舒曰

恒鄆二藩

鎮名恒謂

王承宗鄆

謂李師道

賊任裴度討

為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股肱之位。不失所守。足為唐之相臣。此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為始終。臣恐後人或以元衡死於盜賊。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為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書法）唐世宰相具官卒者三人。重予之也。於是見殺而具官焉。元衡誠賢相哉。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為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聳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之則

前二十五

勿任

之則

通鑑綱目集說

四九

三省曰。奴兄

弟之妻。相謂

曰。奴蓋。妯娌

相呼。以身年

長。幼為名。年

弟。不以夫之

呼。兄之妻。曰

姊。弟之妻。曰

也。音。騎。捷

也。音。騎。捷

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秋七月

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

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妯。光進反。泣。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朔日食。李師道遣兵襲東

都捕得伏誅
李師道置雷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眾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

時雷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嶽寺僧圓淨。為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集覽）舍。館之也。捕獲伏誅。黨與死者凡數千人。雷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三省曰）職名。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十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五十一

私所署衙前管軍職名。給帖者也。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九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初。上所遣裨將

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三省曰。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且督諸軍討淮西。綬無它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賂

宦官以結聲援。擁眾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為諸軍都統。弘亦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

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宣武節度治大梁。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

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

厚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冬。十月

盜焚柏崖倉。十一月。焚獻陵寢宮永巷。馮智舒曰。柏崖源縣。柏崖城內。吐蕃請互市。許之。十二月。河東節度使王鐔

卒。鐔家奴告鐔子稷。匿所獻家財。上命遣中使檢括裴度。諫曰。臣恐諸將帥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以二

前元五溫

如

獻陵見唐太宗貞觀九年

永巷見周赧王四十五年

河東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丙申

奴付京兆杖殺之

十一月。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宗縱

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三省曰。兩役。謂既討淮西。又討

恒冀也。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范氏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

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時羣臣請罷兵者衆。警其餘。書法學士知制誥。未有書罷者。此其書何。予斷

也。於是討蔡未克。徽俛各請罷兵。上不聽。黜之。然後異辭息矣。制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元濟後討承宗。曰。陛

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三省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張弘靖韋貫之。唐憲宗元和十一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五

僥首免考異翰上漏以字

佳兵者好兵也

饒州見秦二世湯

義成節度見唐德宗貞元二年

王幼學註 愬色窄切

揚千見唐德宗建中元年

濇於斤切 鄜於建切

酉丁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五二

日較京師為天下師表。舟車之所輻輳也。故以取索。正誤。按漢書注。輦轂者。天子之車輿也。京師乃天子輦轂之下。故京兆尹為輦轂之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唐突。本作捨揆。觸也。捨或作挫。杜甫課伐木序。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堂突漢書。孔融挫突宮掖。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汝曹須作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須作意。猶言當著心。朕亦畏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之。雷監軍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宗戰屢勝。引全師壓其鎬。與王承宗戰大敗。渾鎬與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中使又督其戰。鎬進戰大敗。奔還定州。三省曰。九域志。恒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袁滋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三省曰。新興。當在唐州東北界。新立之以備蔡人。滋早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

第五十五

為意

以

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是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易輕也。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為愬乘虛取蔡。張本。書法。滋嘗書貶吉州刺史矣。於是又貶撫州。則曷為不書削之也。滋再命再辱。以初置淮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是為不足書也。故削之。初置淮潁水運使。淮陰汴淮入潁。馮智舒曰。淮。河名。在淮安府城北五里。自泗州龜山北流。入府界。蔡迴。府城東入于海。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為此。潁。水名。在河南府。登封縣。潁谷東經鄭州。至襄城縣。為渚河。又東經臨潁縣。西合沙河。入淮。至項城。入潁。集覽。由陳州項城。西入潁水。激。與濇同。即汝南濇。城。縣。許州縣也。故城在今縣南五里。與濇信縣。白亭相近。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倉廩以奉戰士。民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春二月

置淮西行縣

倉廩以奉戰士。民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五三

矣。巨險切。今謂之雞頭。

三省曰：十將軍中小校也。

想謀襲蔡

二省曰：鄆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

而質之質。去聲音至。

河北詳見。漢平帝元始四年虞。

武不可贖。見漢靈帝中平五年。贖武。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見晉成帝咸和五年。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五三

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敕置行縣。以撫之。三省曰：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人。知有唐。淮西不足平矣。故特書之。三月。淮西文城

柵降。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

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

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三省

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

二十里。按續通典。柵在吳房縣界。為賊左臂。官軍不敢

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集覽。輕。不持

重也。左傳。輕則寡謀。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

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

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

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

給粟帛而遣之。眾皆感泣。夏四月。淮西鄆城降。官軍與

三省曰：自此已上。李愬事。夏四月。淮西鄆城降。官軍與

夾澱水而軍。諸軍顧望無敢先度。陳許兵馬使王沛先

引兵度澱水。於是諸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李光顏敗

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三省曰：自此以上。攻鄆城事

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昌齡為鄆城令。而質其

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順死。謂歸順而死。逆

生。謂從逆而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

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青陵在鄆城西

南。昌齡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害甚懼。時董重

質守洹曲。洹曲。卽時曲。蓋澱水於此。洹曲。因以為名。元

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官軍。三省曰：此以

顏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五四

文誥之辭
見唐高祖
武德三年
福極之戒
詳見書洪
範篇

宰相請罷
兵

嶺南見秦
始皇三十
三年南海
蚺蛤音愁
閣
爵人之爵
亦作雀詳
見洪武藥
韻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五四

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
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之以文誥之辭申之以福
極之戒(集覽)書。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
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注言天所以
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福極者。人感而天
應也。河北叛臣固將歛枉聽命。其有不服。然後武震以
懾威之。蓋不止成德可平也。謂成德藩鎮王承宗發之
甚銳。罷之無名。為賊**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愬每得降卒。
所輕。傷重亦大矣。**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愬每得降卒。
曲。由是城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三省)曰。易平。易也。厚
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
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與橋柵。在張柴村東。時帥士
卒刈麥於張柴村。張柴村。在文城柵東六十里。愬召廂
虞候史用誠。廂虞候。掌左右廂之兵。以三百騎伏林中
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
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夜半為夜分。他人莫
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
悅。諸軍日牒愬。稱得賊牒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
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

何

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
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
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李愬之期待祐者如此。祐
安得不力。署散兵馬使(集覽)署。除也。散。除六院兵馬使
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
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署其家。愬除其令。使
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
山不利。眾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
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書法)韋臯獲吐蕃將
不書論莽熱。此書李祐何特筆也。得祐而蔡可得矣。**六**
月吳元濟請降元濟兵勢日蹙。上表請罪。願束身自歸。
省曰。史言董**秋七月大水**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先是
重質之情**秋七月大水**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先是
歲貢蚺蛤(集覽)蚺。蚌屬。橫縱其理。五味自充。蛤。似蚌而
圓。記月令。爵入大水為蛤。水陸遞夫勞費。華州刺史孔
戣奏罷之。(三省)曰。華州京畿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
夫。咸經焉。故得言其勞費而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
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蚺。以裴度兼彰義節
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五五

裴度不與賊俱生

此部之比音皮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通鑑綱目卷第四十八

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

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斃於運轉民至無以耕上亦病

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

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

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

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

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

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

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

蔡翰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

沮軍事翰林李士君禁中宰相在外朝恐其中外相應

以上罷兵之議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

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

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九月以

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崔群同平章事李逢吉罷

初上為廣陵王布衣張宿以

辨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此

部員外郎三省曰唐北部郎屬刑部掌勾諸司百僚俸

料公廩賦贖調敘徒役課程進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

內外之

經費而總句之招權受賂逢吉惡之上欲以宿為諫議

大夫逢吉曰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先

去臣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

罷逢吉而竟用宿崔羣王涯固諫不聽宿由是怨執政

又當時端方之士與皇

甫鏞相表裏諧去之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李愬將

馮智舒曰吳房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本春秋時房子國

後魏改遂寧縣屬襄城郡隋復為吳房縣屬汝南郡唐

貞觀初縣廢尋復置屬蔡州元和未改遂平縣屬唐州

長慶初還屬蔡州宋全仍舊元初省入汝陽大德間復

置屬汝寧府本朝因之仍屬焉諸將曰今日往亡愬

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

擊也集覽不吾虞猶言不料我也左傳成八年其孰以

我為虞注虞度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

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

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旆旗類也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

旆繼旆曰旆旆注旆用帛全幅長八尺又以帛續旆末為

燕尾者曰旆左傳令尹南轅反旆斬獻忠或勸愬乘勝

攻其子城可拔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

也愬不聽引還

蔡州見漢景帝二年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通鑑綱目卷第四十八五六

兵非出奇
不勝見周
五年五十
濟胡買切
李愬克蔡
州
羈勒音雞
的見唐德
宗建中四
年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五六
京師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
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
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三省曰。李愬檢校左散騎常侍。
鎮唐鄧。隨故裴度稱之。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
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
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
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
副。烽子。蓋守烽之卒。候望警急。而卒烽者。杜佑曰。一
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遮知時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
文書符。辭轉牒。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雷
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馮智舒曰。朗山。縣名。本春秋江
國。漢為安陽縣。屬汝南郡。東漢末置朗山縣。晉改曰
安昌。梁屬陳州。後魏移縣治朗陵。故城屬初安郡。隋初
後移縣治。今所屬豫州。仍改為朗山縣。唐屬蔡州。宋改
為確山縣。金元因之。國朝初省入汝陽。後復置。改屬
汝寧府。又縣西北四十里有朗山。後避宋諱。改名樂山。
山頂有池。名皓月池。中生四季蓮花。可供遊賞。又分兵
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
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

計時

鏹。居縛切。

淮西平

三省曰。使
之。不疑。推
赤心。置人
腹中。論用
李愬論用

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
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
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三省曰。德宗
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三年。故蔡人不為
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鏹其城。以先登。壯士
從之。殺守門卒。而雷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
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節度使外宅也。或告元濟
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
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
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
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
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愬攻牙城。燒其
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德宗貞
元二年。吳少誠得蔡州三世。三十二年而滅。且告于裴
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
擒。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厨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
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鞠場。毬場也。諸將請曰。
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
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五七

受俘見梁
武帝大通
元年俘馘
考異上當
作帝斬當
作誅

涼州見漢
成帝末始
二年

城音緘

晉州見漢
光武建武
八年河東

春州見唐
高祖武德
五年

取乎古切

戊戌

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十一

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

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

人於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眾。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

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

弘等遷官有差。

如李晟渾瑊。又何

以宦者為館驛使。

驛制御史二人。知

如哉。遂畱中不下。

令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

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

驛使。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

有不

莫

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書法寵任宦。閣。憲宗之大病也。於是淮蔡南平。帝之疾復作矣。故書。譏之。據代宗大曆十四年。本用御史為使。以李祐為神武將軍。○十二月賜

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貶董重質為春州司戶

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李

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

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昉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

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二月

修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上命六軍修麟德殿。龍

李。文悅。三省曰。大將軍。即右龍武大將軍。張奉國。大將軍。謂淮西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

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朱黼

群辟之辟 音逼君也 祇音支恭 也 懷音闢 才與纜通 駁七林切 馬行疾 已稅之稅 與說同舍 止也詳見 詩鄩風定 之方中篇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五九
曰滄海之大。壞濼不加。溝壑之盈。一兩輒溢。人之器量。小大猶是也。舜能兢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傲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通道細行之。矜猶故也。六服群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處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怠。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定淮蔡而侈。是與兩集。畎澮。流泛。四出。何異哉。夫以四年之力。環天下之兵。僅平四小州。當是時。李師道。反覆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欵也。劉總。尚多。夙夜祗懼。猶恐未息寇。天下之事。不滿人意者。其類尚奏。諫諍已懷。寵宦官而授之印。而中貴益橫。任盜臣而使當國。而小人益肆。夫以憂勤十年之功。而隳喪於一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量之不宏也。發明其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元濟之誅。才閱數月。而土木之工。已駁駁乎不可遏。獨不思。夫盜殺宰相。謀襲都城。與夫縱兵四掠。所在竊發。出於李師道。王承宗等所為者。尚爾。逋誅。此正焦心勞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上之。正使諸鎮臣服。河隴克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尤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況十僅一二者乎。書修麟德殿。後龍首池。則中興之駕。已稅於

承宗獻地

於
此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君子得不為憲宗。李鄴。惜之。書法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放矣。故備書之。李鄴。罷為戶部尚書。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鄴為節度使。承璀歸。引鄴為相。鄴恥由宦官進。宰相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至是。罷書法。唐世宰相。罷書為某官者。予辭也。鄴則曷為予之。鄴恥以宦官進。稱疾不見。固辭相。位。可謂過人遠矣。是故。張弘靖。恥由宦官進。而行而去。則罷書。淮西節度。憲宗之世。何多賢相也。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權自以世襲滄始命。程日華為橫海帥。傳子懷直。為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為帥。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集覽。橫海藩鎮。有州四。曰滄。景。德。棣。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為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唐憲宗元和十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六十

武寧節度使
秦始皇
一十八年
彭城

淮西見唐
代宗大曆
十四年

嗤曲知切
也
皇甫鏞

鑄音的
盈音蕩

論皇甫鏞
相异不可

三省註墮
壞音隳怪

討師也。六月朔日食。○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方

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胡氏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

憑取徐晦見之。集覽：貶楊憑為臨賀尉。取徐晦為監察

御史。事在四年七月。言於此時。可見其無是已非人之

心。宜其自屈。八月，王涯罷。○以皇甫鏞、程异同平章事。

於裴度也。淮西既平，上浸驕侈。判度支皇甫鏞、鹽鐵使程异、曉其

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上遂以

為宰相，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

崔羣極諫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求退不許。

乃上疏曰：鏞、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

相位，中外駭笑。況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

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三省曰：

比近也。謂討吳元濟，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幾至潰

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

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

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

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謂獻德棣二州

韓弘與疾討賊，謂自將討李師道，豈朝廷之力能制其

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

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

不之省，鏞自知不為衆論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

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

止。時內出積年繪帛，集覽：時內出。謂

於內庫發，出繪帛。今貨賣付度支，令賣。鏞悉以高價買

之。以給邊軍。其繪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

因奏事言之。鏞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

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為然。三

省曰：引足於君前，不敬大矣。憲宗溺於利，不惟不察其

慢，又且然其言，由是鏞益無所憚。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

筆。故終免於禍。其後上語宰相曰：人臣當力為善。何乃

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

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

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范氏

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

邪汨之汨
音骨亂也
沒也

爨音竄

汶音問

俛音免

三省口姑
止也

馮智舒曰鄆
州魯地漢為
壽良縣東漢
屬廩丘縣後
周置清澤縣
及高平郡隋
能郡改縣為
萬安後改為
郡大業初改
置鄆城縣屬
東平郡唐因
之乾元間改
置鄆州以鄆
城縣屬五代
周罷以縣屬

馮智舒曰鄆
州魯地漢為
壽良縣東漢
屬廩丘縣後
周置清澤縣
及高平郡隋
能郡改縣為
萬安後改為
郡大業初改
置鄆城縣屬
東平郡唐因
之乾元間改
置鄆州以鄆
城縣屬五代
周罷以縣屬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六二

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胡氏曰與君子而小人得聞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不至者邪汨之也。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後之人君不知此道其初信用忠賢特以意氣相合資之興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惟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憲宗所以斥忠賢為朋黨而冬不知其自陷於小人之黨也。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轉

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
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之裴度崔羣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三省曰轂者輻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輦轂取愈余按漢書京兆尹率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轂之下耳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前五

五月

月以柳泌為台州刺史

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

泌云能合長生藥三省曰李道古薦柳泌以求媚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泌既誅而道古亦貶矣。為上服泌藥致疾張本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回浦縣地。曾稽東部都尉理所。光武改回浦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為名。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為言。宜其不能開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強辯壓其羣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吐蕃寇夏州。金丹所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永監哉。吐蕃寇夏州。○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先是田弘正請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即當仰給度支三省曰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為界兵至滑州唐憲宗元和十三年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六三

濟州金以水
患徙盤溝村
元屬濟寧路
奉朝因之改
屬兗州府
秣馬之秣
音末。穀粟
以粟著馬
以而街之
以行。曰秣
飲音四。銜
音咸。从金
从行。見洪
武單韻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
為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芻糧皆
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
知其弊。有以制之。或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益致遷延。
一栖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有。其患
豈止於遷延之役。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
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置指鄆
州。集覽。楊劉。城名也。在鄆州之北。今東平府東阿縣。楊
劉鎮是。則賊衆搖心矣。三省曰。上文言得至。恐兵有利
鈍也。此言賊衆搖心。指其成效也。上從之。是月。弘正將
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此自楊劉
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
九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賊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
軍。送所獲鄆州牙將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
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
者。師道而已。於是賊
中聞之。降者相繼。

資治通鑑綱目集說第四十八

